

張發奎與抗日戰爭(下)

● 繆培基 (中華民國前任駐黎巴嫩共和國大使，國立政治大學教授)

定計入越援助革命

湘桂抗日之戰，南寧光復後，張發奎親往崑崙關、武鳴、南寧等地考察日軍遺留在戰地的防禦配備、工事位置及築城方法為將來再作戰的參考。最高統帥部訓令第四戰區擬具一個人越南計畫，並著手準備一切的工作。張發奎遵命擬就三個軍為基幹的入越攻勢作戰計畫，以配合盟軍及滇省部隊作戰。根據此項計畫，張發奎令預期參加入越的部隊指揮官、主要幕僚與後方勤務人員舉行演習，包括集合、展開、戰鬥、前進，高平、諒山堅固據點之攻擊，步砲協同，陸空連絡，後方勤務等十餘項目。此外，為防止敵軍之攻勢，在南寧、龍州公路演習防禦戰鬥，與追擊行動。此項演習費時一個月。

越南於一八五八年被法國征服統治已有八十年，人民要求自由獨立，從未停止。一九四〇年九月法國敗於德軍，統治力衰弱。越南革命黨人於一九四一年春受法國殖民地當局與日軍雙重取締之下，迫得向我國邊境撤退。張發奎向中央極力請求，依據三民主義扶助弱小民族獨立的原則

，提出收容與支持的計畫，獲得准許，並派他為越南革命同盟的指導代表。

越南民族革命黨派很多，比較具有力量的有三個：(一)越南國民黨，(二)越南獨立同盟(共產黨員胡志明領導)，(三)保守派(越南廢王保大領導)。

越南革命同盟會於一九四二年在柳州成立「籌備委員會」，以國民黨人張佩公、阮海臣、農經猷為主幹人物。因其中多屬庸才，無一具有領導能力，而且派別分歧，互相攻訐，徒尚空談，致時逾兩載，工作沒有進展。其後，經過半年的整頓，才得於一九四四年春在柳州召開「越南全國代表大會」。參加者有越南各黨派與人民團體代表共百餘人(大部份是北圻方面的代表)。該大會通過政綱政策，選出執監委員，釐定工作方案。會後，各代表分別返越，建立革命武裝。

農經猷一九四一年春在越失敗後，率青年幹部五百餘名撤來廣西。張發奎把他們組成一個特別總隊。經過兩年的軍事、政治訓練，於一九四五年春在百色給予全部武裝，遣回越南。這些人後來都成越南的主要幹部，擔任軍政各部門的重

要工作。

一九四三年秋，「籌備委員會」整頓陣容時，胡志明才加入。此人年齡雖高，惟精力充沛，見識廣博，懂中、法、英文，又能刻苦耐勞，對人謙和誠懇。一九四四年離桂回越時對張發奎說：「我是一個共產主義的信仰者，也是共產黨員；但我目前的工作是為著越南民族國家的自由獨立，而不是共產黨的工作。我可向您提出保證：越南在今後五十年內是不能實行共產主義的政策。」張發奎聽了心想這是共產黨員偽裝民族主義者的口吻，很擔憂越南將來獨立後可能落在共黨手中。然而，此時此地我們為著結合一切力量以戰敗日本及解放被壓迫民族，對越南人獨立運動，實有援助的義務。因此，張發奎費了許多精神去培養越南人革命力量，幫助他們不少的金錢和武器，以建立抗日武裝隊伍，進行游擊活動。此項對他們扶植與指導工作，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無條件投降後才停止。

慶戰三月桂柳淪陷

桂柳會戰開始於一九四四年九月初旬。這是

日本侵華戰爭中在華南最後一次使用強大兵力的攻勢。其戰略目的在佔領粵漢、湘桂兩鐵路，以打通一條由我東北至華中、華南與印度支那的大陸連絡線。

八月初衡陽失陷。敵軍沿湘桂鐵路進犯廣西。最高統帥部命第四戰區確保桂林、柳州。那時戰區僅有夏威的第十六集團軍所轄的卅一軍（賀維珍）和第四十六軍（夏威兼任）。每軍又僅有兩個正規編制師和一個無裝備的後備師。為固守桂、柳兩城及附近飛機場，須有七個師的兵力。張發奎奉命後急促趕築桂、柳城防工事及全縣、黃沙河的前進陣地，以新調來桂的生力軍第九十三軍（陳牧農）擔任守備，第三一軍守桂林，並以第十六集團軍副總司令韋雲淞為守備司令，第四十六軍之一七五師集結於柳州附近為機動部隊。

九月初旬衡陽外圍的野戰軍被敵突破（曾經守四十八天）。張發奎九月八日到全縣視察第九十三軍的防務，令陳牧農軍長竭力遲滯敵軍前進，時間愈長愈好，非有命令不得撤退。但陳牧農於十日晚至十二日夜未經激戰，亦無上級命令，擅自放棄全縣，致桂林北方門戶洞開。後來，陳牧農受軍法審判處以死刑。

同時粵西北之敵乘虛來侵懷集、信都。南方雷州灣日軍又從粵桂邊境進攻容縣，與懷集之敵合擊梧州。桂林市被奸人縱火焚燒，充滿混亂恐怖景象。

當時戰區指揮的兵力有從第九戰區撤來的第七十七集團軍（楊森將軍）所轄的五個師，第七十

九軍夏楚中，第六十二軍張達，及由第七戰區（廣東）轉進之第六十四軍（鄧龍光）。這些部隊皆連月苦戰，疲憊不堪，兵力不及編制之四分之一。十月上旬副參謀長白崇禧到桂林，與張發奎商定採內線作戰的方法，對敵取攻勢。依此計畫，國軍在桂林方面利用地形採守勢，由夏威指揮三個軍擔任。西江荔浦方面依情況變化轉採攻勢。史迪威將軍把許多新式武器和彈藥空運來到，配給守桂林的廣西部隊。

西江方面敵軍利用水道交通之便利與優勢兵力渡過潯江，連續陷平南、桂平，有向武宣、來賓直趨柳州拊我側背的模樣。張發奎遂將第六十四和第四十六兩軍轉用於桂平方面，先期擊破當面之敵，以排除柳州側背之威脅。史迪威將軍亦來柳州，允經常保持五十架以上的戰機，協助國軍攻擊桂平之敵。

桂平攻擊戰於十月廿一日展開。這是抗戰八年中陸空配合作戰的首次。我方砲隊與空軍向敵陣地轟炸，士氣大振，英勇百倍。不料攻擊開始後，連續下雨三天，使我空軍與步兵運動遭受限制。廿七日當國軍掃蕩敵外圍據點，續向桂平城擴大戰果的時候，忽然惡耗傳來，桂林戰況陷於極度不利。夏威的集團軍被敵主力攻破。於是，國軍桂平左翼守勢崩潰，柳州受直接威脅。

十一月初旬國軍向柳州近郊轉進，由以前積極攻勢變為消極的防禦，呈現兵員的沮喪，士氣低落。五日夏威報告，部隊脫離掌握。次日柳州外圍展開激戰。國軍戰力已盡，不能長久支持。張發奎為避免楊森、鄧龍光兩集團軍被敵包圍殲滅，七日下午開始破壞機場和柳州附近鐵路。毀滅一部份不需要的物資，指導難民從旁側小道疏散。這次物資的遷移與難民的逃奔形成混亂擁塞。千百輛破舊的車輛，加上如潮水洶湧的民衆，使兵團在運動上遭受莫大的障礙。

十一日柳州據點被敵突破。守軍兩團損失重大，發出悲慘的呼聲。敵軍渡過潯江，破壞核心工事。夏威所轄之卅一軍第一三一師長關維雍將軍自殺。潯江東岸各獨立據點的守軍成千成百被敵用毒氣窒息於岩石洞內。桂林城防司令韋雲淞電話報告說了一句：「桂林已無法維持了！」之後，一切電訊中斷。桂林不到兩週的時間就被日本鐵騎踏破了。

至是，桂林、柳州兩大據點都淪陷了，失敗已成定局。張發奎將各兵團的主力撤退至宜山正面，並在懷遠、南丹部署數道抵抗線以遲滯敵軍之行動。國軍在黔桂路上逐步抵抗，戰鬥異常劇烈。由於「寸土必爭」的決心，與有計畫的步驟來實施，在二百公里的距離換取了敵人三週的時間，而我疲乏不堪的部隊並不陷於紊亂潰敗的景象。

十二月一日戰區北面的地區已因南丹失陷而告終。這次會戰歷時三個月。敵軍前鋒直指黔境的獨山。貴陽震驚，最高統帥部準備放棄貴陽，退守烏江。

蔣委員長中正於桂柳會戰之前命令夏威所轄的第九十三軍軍長陳牧農「死守」全縣以屏障桂林。張發奎一向反對「死守」兩個字。他認為：「在軍語上或戰術上都不應有這個死守的名詞。」

防禦的意義在消極上是以空間換取時間，在積極上它是攻擊前的一種手段。死守有什麼意義呢？死了如果無補於事，則這種犧牲是沒有價值的。——（見回憶記第四十九頁）張發奎之倔強獨立與無所忌憚的性格於此又可證明，為我國軍人中所僅有。

百色整軍官兵吃粥

張發奎在貴州安順奉最高統帥部命令向桂西百色前進。命令中指定楊森將軍的集團軍改歸湯恩伯將軍指揮，夏威將軍的集團軍所轄兩個軍與鄧龍光將軍集團所屬兩個軍均轉進桂西，受第四戰區指揮和整編。張發奎把長官司令部暫設於百色。

桂西是偏僻山區，百色是荒涼重鎮。那時第一項重要工作是恢復由百色經安龍、興仁至沙子嶺與黔滇公路腳接的黔桂公路。這條公路關係前進與車輛物資的輸送。而且，將來戰區與後方的貴陽、昆明連絡以及軍需品之供應亦必需靠它。抗日戰爭前此公路原具規模，惟所經地區都是崇山峻嶺，人烟稀少，對旅客往來與貿易的價值不大，致年久失修，埋藏於蔓草中。貴州的冊亨、安龍兩縣政府和居民（大部是苗民）自携食糧，露宿路旁，胼手胝足日夜不停工作，把這條公路於短短的兩週內修竣。其愛國熱誠令人感動。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廿二日數十輛汽車由安順起程，在冰天雪地中沿公路前進，廿七日到百色。廣西省政府同時搬遷至此。

百色是桂西最大城市，人口約四萬，為桂、

黔、滇三省邊區的交通中心，又是烟毒之集散地，成了小型的繁華都市。有現代建築的街道，新式洋房住宅，規模宏大的學校；有戲院、啡啡館、西餐廳、電燈、女子理髮店，且有三四百名妓女聚居在河邊艇上。今忽成軍政戰時重鎮，人口激增至十餘萬，益增百色的繁榮。

張發奎到百色後，首先召開戰後檢討會議，得了三個結論：（第一）擬定一個對敵山地作戰的對策。效法敵人，編組若干特別裝備的突擊隊，以飄忽的行踪和敏捷的行動來擔任戰鬥；（第二）根據各軍、師長的現狀報告，減少番號，充實單位的編縮方案；（三）擔任桂林防守的第卅一軍長賀維珍懦弱無能，平南方面作戰不力的師長顏曾武，公開判定應有的處分。

整縮方案經最高統帥部核准。撤銷兩個軍和三個師的番號，保留第四十六軍（軍長黎行恕）的三個師，第六十二軍（軍長黃濤）的三個師，第六十四軍（軍長張馳）的三個師。所有編餘的兵員及裝備悉撥給上列三個軍補充缺額。惟仍未達到編制所定的數字。因新兵補充困難，只好如此。這整縮方案的實施保留了兩個廣東的軍，削減了一個廣西軍，和兩個綏靖公署的縱隊。

突擊營交由美軍直接編訓。所有兵器除步槍外都是向美軍總司令部請求撥發。兩個集團軍先各編成一隊，裝備完全，待遇特優。突擊營由戰區司令部直接使用，戰鬥的指揮則由美國軍官協助。兩個月後，突擊營在南寧至龍州公路方面表現五次輝煌的戰績，使敵軍之交通感受鉅大威脅。

整軍時期遭遇最艱苦的飢饉。國軍近二十萬

人員每日需糧秣二十萬斤。桂西黔南屬山地貧瘠地區，民衆平時就要以糴糧代替食米，維持生活。今大軍驟至，部隊的食糧無法供應，而南寧產米區早已淪陷，從敵後偷運的又不多，致部隊因食米不足，只好吃稀飯度日。若非人民愛國情懷與官兵刻苦忠貞的精神，恐將羣起抗議或革命了。位於凌雲縣陸軍軍校第六分校的學生要以二日的行程，成羣結隊，來往百色，挑運自己的口糧，以挑米工作代替軍事訓練。一個學生對張發奎說：「我們的願望是來學習使用武器來殺敵，可是現在是學習挑扁擔了！」這個糧秣問題直至一九四五年五月間克復南寧後，才獲得解決。

準備反攻光復邕柳

一九四五年三月中國政府與美國商定以大規模總反攻解決遠東的戰事計畫。美方允先裝備西南三十五個步兵師。裝備完畢後於是年秋季配合美國海軍，在我國西南沿海地區由守勢轉採攻勢。

最高統帥部任命參謀總長何應欽將軍兼任陸軍總司令，在昆明成立總司令部。統轄遠征軍衛立煌部，黔桂湘邊區湯恩伯部，第四戰區張發奎部，滇越邊區盧漢部，及杜聿明、李五堂兩集團軍。共計廿八個軍，八十六個師，以及其他特種部隊。

何總司令部著作戰區及人員如左：

第一方面軍司令官：盧漢，以滇越為作戰區，指揮八、九個師。

第二方面軍司令官：張發奎，以桂省粵南為

作戰區，指揮八、九個師。

第三方面軍司令官：湯恩伯，以黔桂鐵路為作戰區，指揮十五、十六個師。

第四方面軍司令官：王耀武，以湘西為作戰區，指揮十五、十六個師。

除上列兵力外，還有四個軍，由陸軍總司令部直轄。

此時史迪威公路已暢通，美方大量武器源源而來。美國優先裝備第三與第四兩方面軍的部隊。

第二方面軍指揮兩個集團軍（第十六與第三十五）原任總司令夏威、鄧龍光調任方面軍副司令官，撤銷「集團軍」名稱。其所轄各軍受方面軍司令官直接指揮。實際上只有三個軍。

後勤支援大加改善，兵站總監部改稱「補給司令部」。其副司令和一部份經理人員由美國軍官充任。如此，全部後勤業務由美軍主持。昆明的後勤總司令亦由美國人出任，因大部份供應物資及交通運輸工具都是由美國運來。美國軍官的長處是負責任，不推諉，但過分遵守硬性規定，呆板拘泥乃其短處。

四月以後，後方不斷的補充恢復了國軍的元氣，心情振奮。第一線的部隊在敵人面前異常活躍，突擊營的勇敢，越北革命黨人的響應，和盟軍戰機頻在百上空翱翔，使敵軍感到恐慌。我情報人員偵察南寧的敵情得知：（一）日軍第廿二師團主力秘密向越南移動，僅留約兩團部隊守南寧及附近各據點；（二）該師團長指示南寧守軍說：「如受壓迫，得向諒山撤退」（三）南寧

敵軍防禦配備情況。

根據這情報，張發奎乃決心作克復南寧的嘗試。五月初旬派兩個突擊營至邕龍公路兩側，以遮斷敵與越南之交通。五月中旬令第六十四軍張弛之一部潛渡左江，在南寧側背活動，並令該軍主力推進至南寧近郊，伺機攻擊該市。先以一部便衣隊偷入城內，相機內應。此外，又以第六十四軍張弛主力推進於上林、賓陽附近，對邕賓公路敵軍各據點進行游擊式的攻擾。至五月廿五日南寧之敵果然不堪我軍壓迫，將城郊據點逐次放棄，態勢動搖。第六十四軍主力乃於廿六日拂曉向市區突然攻擊。經一天之戰鬥後，卒將淪陷半載之各城第二次光復。從此展開抗戰最後勝利的端倪。

敵軍分向邕賓、邕龍兩路敗退。我六十四軍的一部向越南邊境追擊，另以第四十六軍遮斷向邕賓路逃逸之敵乘勝向柳州攻擊。該軍一部於六月七日克思樂，八日克明江，七月三日克龍州、憑祥，驅逐日軍於國境之外。

六月上旬國軍以神速的行動到達柳州近郊，會同第三方面軍湯恩伯所部對柳州攻擊，廿九日克之。張發奎於南寧光復後第三日到達，設立第二方面軍指揮所。市內十室九空，廢瓦頽垣，滿目瘡痍。陸軍總司令部預定秋季在華南發動總攻勢。南寧、柳州成爲策畫之基地。

攻略廣州日本投降

新一軍（軍長孫立人）由緬北空運到南寧，編入第二方面軍戰鬥序列。第五十四軍（軍長

蔣彰）與第八軍（軍長李玉堂）亦由雲南陸續開至桂西。北海機場大加擴充爲空軍作戰基地，並在各部隊駐地開築小型機場，以便連絡指揮。此時國軍士氣振奮，爲抗戰展開以來所未見。

一九四五年七月中旬陸軍總司令部下達向廣州攻擊的命令。這個大規模攻勢計畫內容如左：

一、作戰方針：以打通廣州爲目的。先以有力部隊攻略桂林，奪取雷州半島，（再分兵攻衡陽、曲江）牽制越北之敵，以主力沿西江流域進取廣州。

二、作戰指導：

(1) 第一方面軍盧漢部轄三個軍一個師固守滇南原陣地，阻止越北敵軍之出擊，以保衛我向東作戰部隊之安全。

(2) 第二方面軍張發奎部先以一個軍於九月一日以前攻略雷州半島，確保之爲補給基地。在中越邊境之部隊加強防守。隨後，以其主力部隊由梧州進攻廣州之西正面。

(3) 越北之敵如企圖破壞我軍之向東作戰而以主力向雲南入侵時，則第二方面軍以兵團入越，攻擊敵之側背，直趨河內海防而佔領之。若敵以主力攻南寧或併攻百色時，則第一方面軍以主力入越攻敵之側背，與第二方面軍之主力會合殲滅之，進佔河內海防。

(4) 在攻擊雷州半島及廣州、香港之同時，希望美國海軍協同阻止敵之增援。

依上面作戰指導規定，張發奎負擔對廣州攻擊的主要任務。他於八月一日決定先攻略雷州半島爲主的作戰計畫，嗣於同月十五日依此計畫下

達命令。

恰好那天日本正式宣佈無條件投降了。八年艱苦抗戰獲得最後勝利，一切戰鬥行動都停止了。一片歡呼聲，沸騰叫囂的音響震耳欲聾，爆竹的火光漫天飛舞。八月十六日張發奎奉上級指示，對所率部隊頒佈中止戰鬥的命令。

受降處理善後遣俘

八月廿一日張發奎由南寧飛往湘西芷江。日本駐華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派代表前來接受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將軍之命令。敵乞降代表副參謀長今井武夫等六人於十二日乘一架棕綠色，兩翼末端拖着兩條紅色布條的飛機降落機場。他們沉默憂鬱，如羔羊那樣俯首帖耳表示服從。他們接受何應欽總司令授予的第一號備忘錄，指示日軍投降應準備的事項。

從今井武夫攜呈的文件中，得悉敵軍在我國的兵力部署。廣東有日本第廿三軍的三個師團，四個獨立旅團，其總兵力為一十三萬七千三百餘人。再看其防禦廣州之佈置與陣地設備之嚴密堅固，令人驚咋。倘若我軍進攻，必遭遇頑強抵抗，而受重大犧牲。

在芷江，張發奎接受了廣州、香港、雷州半島及海南島等地的受降任務。二十四日返南寧，擬定受降及接收的步驟，命令各部隊迅速推進接收防日軍佔領區，解除日軍武裝，視同戰俘，指定日軍集中地點，受我軍監視管理。

陸軍總司令指定廣州為正式受降地點。盟軍最高統帥部首先畫定香港地區歸中國接收，但英國政府一面以最急速的行動，派遣軍艦馳往香港，一面將軍艦行駛進程連續照會我政府，日夜不停。（本文作者當時在重慶外交部任歐洲司幫辦，經手辦理此事）。由於英船先到，我政府為避免與英衝突，迫得讓英方接受香港日軍之投降。

國軍依次到達指定地點後，張發奎於九月十五日飛抵廣州。市民爭先恐後，羣集機場，熱烈歡迎。旋率領新一軍（軍長孫立人）部隊舉行進軍廣州的盛大儀式。車輛長列，駐兵部隊和全部美式裝備的步兵，以雄壯威武的姿態通過凱旋門，遊行主區主要街道。沿途受到夾道歡迎的民衆狂熱高呼，國旗隨風飄揚，爆竹之聲喧天。

九月十六日上午十時在中山紀念堂舉行受降儀式。代表廣東地區投降之日本駐華派遣軍第廿三軍司令官田中久一中將偕參謀長富田少將，海南島日軍指揮官代表肥后大佐等一行三人步入禮堂，向張發奎鞠躬致敬，挺直地站在面前聆聽命令後簽署降書。

勝利突然降臨，政府未預作詳細週密的準備，故臨時手忙腳亂。加以行政與管理效率之低，致勝利後不久，社會秩序混亂，奸宄乘機搶劫，接收人員混水摸魚，貴賤調換，或藏匿不報，大發勝利財，出現「劫收」名詞。勝利的光彩因而黯淡失色了。

廣州區有偽軍二十餘單位，共六萬二千人，其中有四個偽軍正規師，大部散佈廣州及廣九鐵路沿線，足以影響受降工作，需有妥善處置，以免擾亂地方治安，造成社會動亂。張發奎除將偽

軍一部繳械遣散外，其餘加以改編，撥歸國軍或保安團隊之補充。

十三萬七千三百餘名日俘處理是另一困難的工作。自九月十六日開始分區集中。廿四日實施解除武裝，進入指定的集中營，執行戰俘的管制，成立一個「日本官兵管理處」。在瓊州、東莞、順德，設三個分處，以司其事。

日本官兵在集中營內服從命令，恪守紀律，保持上下級的禮節。日常生活井井有條，整齊清潔，並利用廢物自行建造營舍。在集中區內開闢園藝，種植蔬菜，全無戰敗、沮喪、頹廢的表現。凡此均足證明日本建軍之成功，值得讚佩。張發奎寬大為懷，給日本官兵以優待的恩惠，時刻的照顧，特別重視對日俘的感化教育。

張發奎對韓、臺籍戰俘特別優待，把他們與日本軍民隔離，不以俘虜身份視之，而且命令發還他們本身所有的財產。

一九四六年三月廿一日第一艘美國「自由輪」由虎門開出，載日僑四千餘人。其後，每次以四千人陸續遣送，至四月廿五日全部日僑日俘遣送完畢。

張發奎對抗戰經過有下列感想：

一、我國武裝部隊在八年抗日戰爭中多半時間都在撤退。此由於我政府當時最高戰略指導是以空間換取時間，使敵軍愈深入愈陷於泥淖中。

二、政府對戰區民衆撤離事前無週詳計畫，更無妥善安排。戰地同胞拋棄家園，扶老携幼，爭先恐後隨軍隊撤退，形成極度混亂，往往阻礙部隊行動。途中家人離散，或在路旁倒斃。慘不

堪言，觸目傷心。

三、國軍在裝備與訓練各方面都不如日軍。辦理徵兵有失公平和公允原則。官家與富人子弟罕見被徵。貧苦者多被強迫徵去。加以後勤、補給及管理不良，結果，壯丁受虐待，綑綁者有之，餓斃者有之，冷凍疾病者亦有之。今後建軍必須矯正這些弊端，方能躋於強國之林。

功成退隱忠貞不渝

一九四五年九月張發奎奉派為軍委會委員長廣州行營主任。次年春第二方面軍司令部結束，廣州行營成立。四七年五月委員長行營改稱國民政府主席行轅，仍為主任。十一月調任戰略顧問委員會委員，同月當選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四九年一月任海南特別區行政長官。同月廿一日蔣總統「引退」回鄉，總統職權由副總統李宗仁代行。二月九日奉行政院特任為「陸軍總司令」，廿九日視事。

是月國共和談破裂，紅軍大舉南下。四月南京失陷，五月上海撤守。政府遷往廣州。李宗仁離京飛往桂林。張發奎赴桂林勸李代總統迅到廣州主持大政，保衛兩廣。並力主把胡璉、劉安祺兩兵團及湯恩伯部隊共三十餘萬主力軍撤至粵北，據守防線作最後抵抗。可惜當時政府已令國軍撤往臺灣，致防守廣東計畫成爲畫餅。張發奎見大勢已去，無可挽回，不願做空頭總司令，乃於六月廿六日辭去陸軍總司令之職，結束戎馬生涯，隱居香港，計卅年。

一九五〇年九月偕夫人旅遊美國。在紐約、

舊金山各大市受到華僑盛大熱烈的歡迎。張發奎號召僑胞擁護在臺北的中華民國政府。

一九七二年十月九日以國民大會代表身份偕夫人首次往臺，參加國慶閱兵。由國大秘書長陳建中兄迎於松山國際機場，下榻中山北路美琪飯店。（本文作者於十三日晨親往拜訪懇談，不料竟成永訣。）小留一週後返港。

一九七五年先總統蔣公逝世噩耗傳至香港，張發奎震撼悲慟，不待辦理入臺手續，立刻搭乘客機趕往臺北，直奔士林官邸，在先總統靈前含淚祭奠。這是他第二次赴臺。（多種期刊說這是張將軍初次到臺，不確。）自此之後，將軍來往港臺之間。

一九八〇年二月中旬由臺返港，即感身體不適。三月十日下午因心臟衰竭，在香港養和醫院逝世，享壽八十五歲。遺體在港火葬。將星陨落，全國震悼。

三月十九日香港一百餘僑團約有千餘人參加祭奠。蔣總統經國先生派何世禮將軍為代表主持喪禮。中央社香港分社主任曾恩波恭讀總統褒揚令如下：「國民大會代表張發奎早年獻身革命，追隨先總統蔣公，參加東征、北伐、剿匪、抗戰諸役。歷任營、團、師、軍長、總指揮、綏靖主任、集團軍總司令、第四戰區司令長官等職。安內攘外，屢著勳勞；而北伐奏捷於汀泗橋，抗戰殲敵於崑崙關，厥功尤偉。行憲後，膺選國民大會代表，殫成憲政。遽遭時艱，抱節懷忠，擁護國策。效聞病逝，殄悼良深。應予明令褒揚，以示政府篤念耆勛之至意。」

四月十二日臺北舉行盛大追悼會，參加者有嚴前總統家淦先生，五院院長，軍政首長，各界人士數百人。由何應欽上將主持，並致詞說：「張發奎追隨先總統蔣公參加援閩，討桂，東征，北伐，剿匪，抗戰垂四十年，樹立不朽功勳，爲國人敬佩。嗣後雖息影香江，但對反共復國信念未嘗稍改，尤其是蔣公逝世時，張將軍立刻返國奔喪。其孤忠勁節實令人致由衷敬意。」

張將軍給我的印象

我早於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六日黃埔陸軍軍官學校開學那天，在廣州大沙頭頤養園先兄培堃病榻旁認識張發奎將軍（當時任粵軍第一師第二團第三營營長）。過了八年（一九三二）又在倫敦再睹將軍英姿，初次見張夫人劉景容女士。他們留英一載中，我有幸親承將軍伉儷教益，領悟許多國民革命北伐歷程中的英勇而輝煌的事蹟，勝讀十年書。一九三五年秋我在國立武漢大學任教授，張發奎亦奉召回國任閩、浙、贛、皖四省邊區總指揮，聞我在武昌，乃自動把我介紹給陸軍整理處處長陳辭修（誠）將軍，另囑我往南湖拜謁。這是我初次認識蔣公。在官邸午餐時又得緣認識羅卓英、鄒洪兩將軍。一九三九年一月張發奎任第四戰區司令長官，設司令部於曲江。粵省政府，國民黨廣東省黨部亦遷至此粵北重鎮。那時我是本黨廣東省執行委員，頻以公私問題向張發奎求教。他邀我去「第四戰區幹部訓練團」演講一次。逾兩年，我在中央海外部工作。張長官偶因公至重慶時亦有晤談。抗戰勝利後，我奉

派往德國柏林「中國駐德軍事代表團」服務。至一九四九年六月底他掛冠解甲，退隱香江。我亦離德赴英。三年後又由英來美，寄居四載，復由美往臺，回外交部任職。中經二十寒暑，海天遠隔，無從與張將軍見面。一九六二年四月我奉派出使黎巴嫩，由臺過港赴任途中，專誠往跑馬地張公館拜訪，並轉達先總統蔣公面囑希望將軍去臺北。其後三次奉命返國述職，往返都經過香港，每次都往公館請教。一九七〇年四月由臺返貝魯特任所再道經香江，張將軍伉儷驅車導遊九龍新界大鵬灣，看淡水池，瞭望深圳河彼岸中共控制區，在流浮山村午餐，欣賞海鮮。將軍是年已七十五高齡，步履穩健，談笑風生，未減往昔英雄氣概。一九七二年十月九日將軍偕夫人抵臺參加國慶閱兵。廿三日我往旅館拜謁。豈料此次晤面竟成永訣。一九八〇年三月十日將軍與世長辭時，我退休旅美已經五載，不克越洋往港祭奠。翹首西望，無限哀思！

這位北伐和抗戰時能征慣戰，功業彪炳的虎將給我的印象，是正直豪爽，光明磊落，不拘小節，近乎粗獷；但粗豪中富深厚的人情。坦率而誠懇，平易近人，直言不諱。從不逢迎諂諛，亦不驕矜自大，更不鉤心鬥角。有時表現天真純潔，像兒童那樣可愛。篤信國父遺教，洋溢革命精神，公忠愛國，嫉惡如仇。對朋友熱誠守信。個性堅強如鐵，威武不屈。服從長官，但敢對上直言。一身是膽，驍勇善戰，尤具大兵團指揮的才幹。治軍嚴明，愛護百姓，關懷袍澤，堪稱一位典型的革命軍人。國內不少人士視張發奎為「汪

派」。揆之事實，他在北伐時期信從汪兆銘，成為擁汪的實力派。汪兆銘把他和第四軍作政治資本，多次運用。一九二七年九月張發奎由九江班師回粵，在廣州中央黨部歡迎汪兆銘大會中演說聲稱：「擁護汪先生的主張，不惜戰至一兵一卒！」由於汪與蔣爭奪黨政領導權，迭生悲歡離合，牽連到張與蔣亦恩怨無常。蔣公深愛張發奎的軍事才能和忠黨愛國的熱誠，於準備全面抗戰之初，電召其歸國，授予重寄。但不推心置腹，常疑他偏心保存第四軍的實力，另有圖謀。

一九三八年十月政府撤出武漢，遷往重慶。汪兆銘對抗戰信念動搖，竟於十二月十八日由渝潛飛昆明，轉往河內，廿九日發表「艷電」，主張中止抗戰，對日求和。張發奎當時正在前方督師拒敵，得訊義憤填胸，認汪叛國通敵，乃一刀

兩段，斷絕與汪關係。一九三九年元月五日與李宗仁、白崇禧、余漢謀聯名電請政府通緝汪兆銘。同年八月汪兆銘在廣州廣播，勸國軍軍官「擁護和平，停止抗戰」。張發奎又與陳誠、余漢謀聯名痛斥汪兆銘之賣國降日。足證這位號稱「汪派」大將大義凜然，公而忘私。早在一九三八年七月底九江戰役失利後，張發奎幾受「擅自撤退」的處罰而幸免時說：「蔣先生是我國領袖，也是我的長官，我非常敬仰他。但是，當他與我的意見相左時，在我職權範圍之內，我決不改變我正確的意見。他很偉大。如果不够偉大，他可以用無數的方法掣肘我，使我工作愈加困難。然而，他從不如此，甚至對我更好。故我很尊敬他。……」由此，可見張發奎對蔣公如何感戴，和蔣公對張發奎如何愛護了。(全文完)

中外文庫
之二十二
同光風雲錄
邵鏡人教授著
定價台幣180元

本書記述清代同光兩朝人物，始自曾國藩，殿以袁世凱，評述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駱秉章、沈葆楨、李鴻章、鮑超、曾國荃、郭嵩燾、劉銘傳、岑毓英、聶士成、劉坤一、劉永福、馮子材、唐景崧、端方、張之洞、翁同龢、黃遵憲、譚嗣同、唐才常、秋瑾、丘逢甲、容闈、詹天佑、王闈運、康有為、梁啟超、章炳麟、嚴復、蘇玄瑛、劉師培、王國維、張謇、袁世凱等七十五人功過成敗及軼聞趣事，內容精彩，篇篇可讀，定價一八〇元款交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